

一直以为法国电影的艺术性堪称欧洲乃至世界电影的典范,唯美、浪漫是法兰西民族共性特征,也是法国电影表达的主题惯用风格,特别是法国人对于爱情极端而决绝的态度,更是让人赞叹不息,又惊诧不已。

印象中有两部法国电影对于爱情采取很极端的方式:一是告别,另外一个就是死亡。这两部电影是《恋情的爱》和《理发师的丈夫》(又译《爱比死更冷》)。

《恋情的爱》讲述的是一个亲身实践探索两性奥秘的女性在杂志上刊登广告寻找约会对象,引起男主角好奇,应约在咖啡馆见面,一拍即合,彼此满意,约会一周一次,其他日子互不牵连。每次分手,男主总耍很绅士地问:我用车送你一段好吗?女主总是很客气地回绝,然后坐地铁离去。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的感觉变了,渐渐地,爱情在他们之间出现了。于是他们商定在彼此厌倦和懈怠到来之前结束交往,将爱情永远定格于盛开状态,让后半辈子为这朵爱之花唏嘘怀想,他们断然分手了。

看完影片不禁感叹这对普通的男女如此强大,像哲人也像超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谁像他们这样为保护爱情的永恒,在爱情最激烈的时候毅然抽身告别?

另一个极端就是死亡。《理发师的丈夫》中一个叫安东尼奥的男人,12岁情窦初开爱上一个美艳的理发师,他频频光顾理发店,享受女理发师在头上按摩的滋味,并悄悄地进行了他的暗恋活动。某一天,女理发师不明原因身亡了。少年在震惊与悲痛中埋葬了这段纯洁的爱情,并为此后一生奠定了一种爱的模式。转眼间,安东尼奥已经到了中年依然不改初衷,爱上另外一个美艳的女理发师。

婚后,两人拒绝一切交际,一切朋友,整日里你依依我。女理发师因为这种幸福而心生惶惑,生怕这种幸福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偷偷逃走,终于有一天,女理发师悄悄跑出家门,和男主人公永远告别。

在爱情最激烈的时候,身处其中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痛并快乐着,既在这佳期如梦、情投意合中享受着美满与快乐,同时也为这种完美的不真实的幸福暗自忧伤,所有美丽只属于这一时,这一刻,而一切却像手中沙一样,握得再紧也一样会流失,越是珍惜,越怕失去。在这种不能满足的欲望中只能让人更爱,也更痛。

平凡如你我,或许就在这甜蜜与忧愁中等待着热度渐渐下降,等待着双方荷尔蒙指数缓缓降低,等待着彼此冷漠与厌倦,然后成为人间怨侣,整日为了一盅水、一斛食等家常琐事而烦忧。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其实更强大了,居然能镇定而微笑着接受爱的消磨。

庚子二月十二,惊蛰。让洗衣机工作了两次,将全家人的床单、被套和毛衣等都洗出来,晾在久违了的阳光下。

熏风微微,阳光灿灿,天蓝云白。衣服们与风儿嬉戏,欢快地舞着。晴,好。

又一次想起垄上行,想起那个醺醺然负暄的深秋的下午,想起龙门秘境的纯、淳和醇,想象一直向往不已的龙门秘境的春。

将母亲扶到桌前坐下,打开电脑,搜索“龙门秘境”,说:“妈,一直想说带你,带全家去临安龙门秘境。不等啦,我现在就带你去!”

“现在?”母亲颇狐疑。

“当然,我能用电脑带你去欧洲,也能用电脑带你去龙门秘境呀。”——常年多病的母亲特别爱旅游,但医生严禁她长途飞行,故而这些年我已习惯带老人家在纪录片和互联网上畅游欧美,没想到却在疫情宅家的日子里突然打开了思维的一个盲区:杭州近郊的景区,也可以带老人家“云”休闲呀。

“喏,这就是石门老街,上次我想买的手工年糕,就是那里的,”网页上有高清的美图,还有可览全景和细节的动图,美景、美食,马上吸引了母亲的目光。青石板、马头墙,对在江南古镇工作一辈子的母亲的魅力,自然无与伦比。朴拙的木质桌椅,家常的



泡桐小院沐春风

(中国画)

张仁芝

中药白芨,地生兰属,四月花开纤秀,色有紫红、淡红,偶有粉白色,淡雅宜人,传说古时有个军官打仗肺部受伤,有人将像菱角肉似的根和草献上,外敷、冲服,肺伤愈合,军官大喜,欲赏农民,农民只求赐药名,军官问:“你叫什么名字?”农民说:“我姓白,名及。”军官笑笑说:“这药就叫白芨吧。”

春深犹自不曾知

杨忠明

早春二月,窗台上一盆报春花,瓣晕轻红,别饶娇态,告诉我春天到了。今年春节,水仙、腊梅一株也没法买,只有养了一年的春兰开了十来枝浅绿色的花,带来一点惊喜,夜阑人静,阅书灯下,兰吐素香,聊有逸致。朋友送我一捆红色菜苔来不及炒了吃,养在水里开出一片金光灿灿的油菜花,楼下那棵白玉兰花开洁净,居家看花,眼福不浅。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品茶识茗香,读书长知识,杨万里句:“嫩黄老碧已多时,验紫嫣红略万枝。始有报春三两朵,春深犹自不曾知。”

报春花,又称年景花、樱草,花色红、黄、紫、蓝、白,花型极像樱花,栽在庭院里,二三月间,一夜小雨后,暖风吹得花枝摇,映阶芳草七色柔。春天的田野里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花给你带来报春的消息,我曾在吉林临江的老秃顶山坡上看到一大片紫红色的猪牙花,美得令人心醉,一株草开一朵紫红花,它的根像猪的牙齿,又名山芋头、片粟花。此花的根富含淀粉,野猪喜欢拱食,有些山民采挖来蒸熟后剥了皮吃,软糯香甜味道口感与土豆、地瓜相近,荒年可以充饥救命。日本的片粟粉(生淀粉)大多是用马铃薯制成,若用猪牙花根加工成用来制作高档寿司的片粟淀粉,售价不菲。北美地区的猪牙花的近亲开有黄花、白花品种,长在北美冰川附近的猪牙花,人们叫它“冰川百合”。

餐具,新鲜的食材,组合成丰盛的农家宴,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当然,母亲最感兴趣的还是手工年糕和青团,她指着屏幕道:“那时候年年有人打年糕打到胃出血,送到我们医院抢救。”“嗯,还有一个小伢儿,吃刚刚揉好的热年糕,年糕太烫太黏,粘在气管里呼吸都没了,是外科的金叔叔救了他,是吧?”“对啊,这个伢儿比你稍微小几岁,是独养儿子,送来的时候做娘的人都软了。”“他儿子现在都应该读大学了吧。”母亲再一次沉浸在当

惊蛰游秘境

郭梅

年从死神手里抢回一条生命的喜悦中,顿了顿,又道:“他儿子是你学生也说不定呢。”

“妈,你嚼许多小说是没白看,比我还会做作家,嚼会虚构的。”我一边打趣母亲,一边把网页往下拉,“来,调个地方看看。”

“人得山来,才知山之深。天目山的北境,红叶沉透,似陈年老酒,呼吸间,人已微醺,不由跌入梦中。”这是文友周吉敏的散文佳作《龙门秘境》的开头,我轻声读给母亲听,“金色的阳光,一尺一寸地从竹林间流淌下来,从屋檐上倾泻下来,从花瓣上滴落下来……有一种感动在心头跳跃,而后像一只小鹿哒哒哒地在身体里跑了一圈,清澈就满

溢出来了。这种生命的明媚,久违了。”

“妈,真的,龙门秘境的太阳,是真当好真当好,就像吉敏写的这样。我那次去过后,就想带你去那边晒晒太阳,吃吃麻糍,还有金丝皇菊茶,那个菊花啊,一朵可以泡一杯,特别特别漂亮。”

我一边说,一边找金丝皇菊的图片给母亲看,网页上还说:“冲泡后菊花的朝向是福运的标志,一共分为三种:圣托(菊花正面朝上):犹如佛掌为你撑起整个世界,代表大富大贵,财气四聚,一揽手中。金伞(菊花正面朝下):好似一把打开的金色雨伞,遮挡住无法预知的灾难。寓意即便遇到困难也可以遮风挡雨,避开近期的不祥……”

母亲笑道:“格说倒蛮讨人欢喜的。”“你欢喜的话,我马上换你买,估计淘宝肯定有的,再配一只只有把手的透明玻璃杯,好欣赏菊花,吃茶又不会烫了手,保证老赞啦。”我趁势“讨好”老人家——如此方便的娱乐机会,岂可放过?!当然,等疫情结束,我还要带全家去龙门秘境,让孩子们走走古道、赏古树、去狮子山攀岩,我呐,当然是陪着母亲在垄上行民宿负喧闲话喽,嘻嘻。

面对冷冰冰的屏幕,如何传达关怀与爱意,让课程变得有温度?

春节前参加一个会议,因赶公交车,不小心撞到路边的柱子上,右肩顿时疼痛难忍。坚持开完会,到附近医院去看急诊。一位年轻医生叫我马上拍片,结论是“右肩胛骨头骨折”。他看了一眼片子,便轻描淡写地说:“去‘文具室’买个吊带,把手臂吊起来。”我问他:“要不要贴膏药?”他摇摇头说:“不用!手臂吊起来就不痛了,一月后再来拍张照片。”看病诊断,不到5分钟。

于是,我就吊着右臂在家中休养了一个多月。正好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出门。对我这个一向喜欢忙碌热闹的人来说,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清闲。开会、看戏、研讨会、上课、家访等活动都停止了。我宅在家里关心湖北、上海疫情的变化,看看书报看手机,同时,也趁难得的空闲,把欠下来的“文债”还清。

先要还掉欠方亚芬的一笔“债”。年前,看过越剧《早春二月》,一直想写一篇方亚芬饰演三“嫂”(祥林嫂、文嫂、玉卿嫂)的文章,深入研究一下这位当今越剧第一名旦塑造三个苦命女人形象的同与异,如今正好有了充裕的时间。三“嫂”有同,也有异。三“嫂”有三同,即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的底层女性,同为苦命的寡妇,同样被逼死。她们身上都没有传统越剧的满头珠翠和华丽服饰的装扮,是谓同;但是,她们的身世不同,吃苦经历和性情不同,最后,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人世。方亚芬演三“嫂”,显现了一样的悲怆,不一样的情愫。各有其貌,各有个性,各有感人肺腑的代表性唱段,各是各的“这一个”,在越剧史的长廊上留下了几位独特的别具风采的人物形象。此文最后,我重点分析了玉卿嫂形前长达20分钟的112句绝唱。《玉卿嫂》是方亚芬同时获得梅花奖和白玉

兰表演艺术奖榜首的成名之作,编剧、导演、作曲也都因此剧拿过大奖。我请教了徐俊导演和作曲家陈钧,两位大忙人正好也“宅”在家中,给我发来了详细材料,陈钧为这段越剧史上罕见的超长唱腔设计意图写了整整六张纸的总结。方亚芬在一声“老天对我不公啊”的呼喊后,声情并茂地唱出了她悲苦的一生;唱出了她与庆生,由怜生情、由情生爱、由爱生恨的感情历程;唱出了她的寄托,她的憧憬,她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而这一切,即将灰飞烟灭。如泣如诉、淋漓酣畅的演唱,抽丝剥茧地揭示了玉卿嫂的内心世界。这

段演唱,已经成为教科书式的典范。在各位艺术家的帮助下,我用受伤的右手,在电脑前敲打了两整天,写成一篇文章4000多字的《听方亚芬唱三“嫂”》,送方亚芬和徐俊看。

手头还有两个昆曲改编本需要提意见。因不要限时立刻开座谈会发言,于是我可以从容找出原著来对照比较。著名剧作家王仁杰整理改编的昆曲《窦娥冤》,剧本基本忠实于关汉卿的同名元杂剧剧本,对一些重复的叙述和妇女“三从四德”的说教作了精简,补充了蔡婆婆“探狱”一折。我仔细阅读了关汉卿的原作。发现它经过精心整理,还加了画龙点睛的“幕前曲”,无疑值得肯定。另一个本子是唐德祥先生改编的《铁冠图》。它对原作陈腐的历史观作了改造,已数易其稿,这次的新修改稿又有了提高。忍痛割爱,删除了“别母乱箭”一折,我很赞同;但对“刺虎”一折,我颇为犹豫,最终还是为保留这场戏出了点主意。就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打发过去了,并不觉得“老而无味”。

宅在家的日子

戴平

3月初门诊开放。我到华山医院骨科就诊,接待我的是位姓鲍的中年医生。我给他看了40天前拍的照片,要求再拍一张,看看病情有没有好转。他说:“不必了!你受伤骨折的这个部位不会错位的,再养半个月就可以拿掉吊带。”

我一听,高兴地站了起来。他却说:“慢一点。让我再仔细看看你的片子。”他说:“你还有严重的肩周炎、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关节粘连等骨关节退行性炎症,这些病都要重视。”医生嘱咐我多晒太阳,等骨折好了,两手多做“蚂蚁爬树”、拉吊环等活动,还要吃药、喷药、贴药膏。多亏了两位医生高效的诊治,伤也就这样养好了。

里弄卫生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区居民打针、量体温、量血压、简单包扎治疗的地方,也是社区防疫防病的一个站点。

那个年代,上海每个居委会都会在家里弄卫生站。卫生站里有简单的医疗设备,居民一般小毛病都会到里弄里卫生站去看。卫生站里的卫生员大都是经过专业培训或是厂医退休人员,掌握一定的医疗知识和打针、包扎等医技,是居民身边的医生,很受居民的欢迎。

我小时候,因为体弱多病,时常有个头痛脑热,经常要上医院看病。有一次发热,晚上到医院挂急诊,医生配了三天的药且需要挂水。当天在急诊室挂完水回家时,护士说还有两天针,可以到里弄卫生站去挂,省得坐车到医院来。卫生站的存在,让我们省心不少。

当时的卫生员非常辛苦,一般要负责居委会辖区内居民的防病防疫工作,除了在卫生站里为居民看病打针拿药,还要为行动不便的患者上门去打针,一旦出门去打针,卫生站门上便会挂上一块牌子,上书:外出打针,请大家稍等。

里弄卫生站一般都设在弄堂里或小巷里,一间房间,除了有药品柜、工作台外,还有一张木板床,居民有个头痛脑热来卫生站,卫生员会和蔼地问你哪里不舒服,一些生病的小孩子见到穿白大褂的人,都会哇哇大哭,这时卫生员就像母亲一样,边哄孩子,边耐心地为孩子看毛病。我们里弄里卫生员就是这样一个亲切的阿姨,哄孩子有一手,只要她出马,孩子很快就不哭了。

防疫也是卫生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年,由于居住环境的原因,居民家的蚊子、苍蝇、蟑螂、老鼠四害比较多,特别是蟑螂和老鼠,老房子里经常能见到它们跑来跑去,给百姓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于是,国家当年提出开展群众性的除四害运动,卫生站里的卫生员便成了除四害的生力军,大扫除、喷药水、出黑板报、开卫生防疫讲座,都有他们的身影。

那个年代,人们的居住环境很差,许多家庭还在使用马桶,防疫工作相当繁重,记得当年每天一早,卫生站的卫生员便背着喷酒设备,给里弄里的粪池等处喷酒消毒药水,很是辛苦。

里弄卫生站的存在,对当时基层的防疫防病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居住环境的改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里弄卫生站渐渐地消失了,里弄卫生站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却在我们这代人心中难以消失。

里弄卫生站一般都在弄堂里或小巷里,一间房间,除了有药品柜、工作台外,还有一张木板床,居民有个头痛脑热来卫生站,卫生员会和蔼地问你哪里不舒服,一些生病的小孩子见到穿白大褂的人,都会哇哇大哭,这时卫生员就像母亲一样,边哄孩子,边耐心地为孩子看毛病。我们里弄里卫生员就是这样一个亲切的阿姨,哄孩子有一手,只要她出马,孩子很快就不哭了。

防疫也是卫生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年,由于居住环境的原因,居民家的蚊子、苍蝇、蟑螂、老鼠四害比较多,特别是蟑螂和老鼠,老房子里经常能见到它们跑来跑去,给百姓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于是,国家当年提出开展群众性的除四害运动,卫生站里的卫生员便成了除四害的生力军,大扫除、喷药水、出黑板报、开卫生防疫讲座,都有他们的身影。

那个年代,人们的居住环境很差,许多家庭还在使用马桶,防疫工作相当繁重,记得当年每天一早,卫生站的卫生员便背着喷酒设备,给里弄里的粪池等处喷酒消毒药水,很是辛苦。



十日谈

云上生活 责编:殷健灵